

编委会

编委会主任：刘绍棠

编委会副主任：单霁翔 何卓新

编委：（按姓氏笔划）

马玉田	方顺景	许金和
任德山	陈 果	赵金九
赵 珩	舒 乙	管 桦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门/林斤澜著. -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 1997. 8
(京味文学丛书)

ISBN 7-5402-1060-5

I. 门… II. 林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 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3403 号

责任编辑: 颜俊华

封面设计: 阙明

责任监制: 马洪波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

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.875 印张 303 千字

1997 年 8 月第一版 1997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8000 册 定价 20.00 元

出版说明

北京，是有着三千多年建城史和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，她不仅有举世瞩目的文化遗存，同时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北京文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，他们的创作生活与北京血肉相连，他们的创作思想与北京休戚相关，而他们的作品也成为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应该说，“京味文学”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概念，什么是“京味文学”？有没有“京味文学”，以及它的涵盖范围等等，历来有着争论和歧议。有关这些问题，尽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但是，在北京文学的发展过程中，确实出现了一批以北京为写作背景，熟练准确地运用了北京语言特色，反映了各个不同时期北京人的生活与思想情感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有它们的共性，也有着风格迥异的鲜明个性。这些作品发表以来，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都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读者的喜爱，有的甚至成为代表一个时代的经典之作。为了使读者系统地了解这样一批作品，我们按不同时代和风格选编了十四位作家的作品。

出版“京味文学丛书”还是一个尝试，在同类作家与作品中，还有许多优秀者未能入选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，今后，我们还将不断地丰富这套丛书，尽可能多地收入京味作家的作品。“京味文学丛书”即将出版，我们深切地盼望它能得到读者的喜爱。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1997年8月

目 录

龙潭·····	(1)
姐妹·····	(10)
默契·····	(21)
肋巴条·····	(30)
紫藤小院·····	(46)
轱辘井·····	(60)
火葬场的哥们·····	(80)
头像·····	(90)
春雷·····	(104)
母女·····	(123)
新生·····	(132)
假小子·····	(142)
和事佬·····	(156)
山里红·····	(164)
惭愧·····	(191)
开锅饼·····	(201)
阳台·····	(213)
神经病·····	(240)
拳头·····	(253)
绝句·····	(261)

微笑·····	(268)
酒言·····	(274)
满城飞花·····	(280)
十癮(系列小说)·····	(330)
哆嗦·····	(330)
黄瑶·····	(340)
古堡·····	(348)
二分·····	(358)
五分·····	(367)
春节·····	(376)
梦鞋·····	(385)
万岁·····	(394)
氤氲·····	(407)
白儿·····	(417)
门(系列小说)·····	(424)
命门·····	(424)
敲门·····	(426)
幽门·····	(429)
锁门·····	(432)

龙

潭

几个陌生人，凑巧走到一起。或因一件事，一句话，一片景色，触动了心思，把平常不大说的话，连根带梢搬了出来。这种情况不平常，可又是许多人遇见过的。现在，解放了的年头，随便走到哪里，总有新鲜事情让人动心，又没有了旧社会的种种顾虑，这种不平常的谈话，也就变得平常了。

一个夏天的早晨，北京东南角的龙潭湖上，夜黑色里边，变出了深蓝色，深蓝色里边，又掺进了紫色、金色、绿色。鱼儿在水中通通跳跃，蚰蚰、蝈蝈、知了，都不知在哪儿，但听见唱成一片。应当说是热闹吧，听来可倒平和安静。

有一位老人，拎着鸟笼，走到湖边，随手把鸟笼挂在树上，就在树旁活动起来。这老人光头光脸，可是银亮的头发根儿，胡子茬儿，在古铜色的皮肤上，到处钻了出来。他的活动不是太极拳，也不是体操，只是随意弹弹腿，扭扭脖子，两手却在树上抓挠，掰掉不必要的芽头，就象行家修理

树木。一会儿，看见水边上，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两位钓鱼的，蹲在那里抽烟。

夏天，天是猛然大亮的。龙潭湖里湖外，高矮远近，只见那绿色，浓淡重叠。老人四下里欣赏，看见几步外，坐着一位姑娘，一条圆滚滚的辫子，可头盘了一圈。面前支着画架子，悄悄抹上一大笔绿颜色，疑心是不是抹多了，悄悄地瞧瞧湖上，又抹上绿的，再抹上绿的。老人听见脚边切切嚓嚓，来了一群羊。奶羊只顾吃草，小羊吃一口，听鱼跳，吃一口，看蜻蜓飞。放羊的是个小青年，瘦高个子，赤脚短裤背心。他把鞭子扔在草地上，管自骑马一般，骑着石头凳子，面前摊开大本的琴谱，怀里搂着胡琴。却不拉。嘴唇动着，手指头一个一个地在弦上扣。

老人记起来，今天是星期天。想道：“好个星期天！”心里松快，要跟人说说话。那两个钓鱼的，刚才说什么来着，没有听真。这两个人一胖一瘦，胖的头发花白，脸膛红通通。瘦的黑瘦，鼻子尖尖，眼睛更加尖利。他们在钓鱼吗？怎么看都不看鱼竿，老抽烟。又透过烟雾，隔着湖，搜寻对岸的什么。黑瘦子说：

“干吗非要象公园里的湖，圆的，光溜溜的。象这龙潭不好吗？有港有沟，曲里拐弯。”

红脸胖子点了点头，说：

“这样天然一些，有野味儿。”

“房子也好安排了，人物也活泼了。”

这两位是干什么的，老人还不明白。可是要说话，就得接碴儿。老人哈哈一笑，说：

“这湖天然吗？北京大学的几个学生，打听这湖的历史。我说，北京城有八百年了吧，可是这湖才八年。哪一本老书，

0

0

2

也查不着龙潭。这是一九五二年，人工挖的。”

钓鱼的望望老人，没有提出什么问题。可是老人觉着，有说清楚的必要：

“土方五十万。你看那小岛，那小山，绿油油的招人爱。那都是挖出来的土堆起来的。你们瞧过话剧《龙须沟》没有？那演的是真情实况。龙须沟离这儿不远。解放前，这里尽是积水坑，苇塘子。除了坑坑洼洼就是乱坟岗子。像这热天打这儿过，得忙坏人。一手轰蚊子，一手捂鼻子，脚下还得跳着蹦着走。”

红脸胖子问道：

“那在这里住的，早先指什么生活呀？”

“别提生活了，那叫什么生活！你们看，那边几间房子，多雅静。”

老人手指处，是凸出在湖里的一块地，好象半岛。水边满栽垂柳，柳条飘摇中，可见矮矮的桃树，桃树林里，有几间瓦房。

“那里的亲哥儿俩，为了一碗酱，成了仇家。”

放羊的小青年，嘀咕了一声：

“半碗酱。”

老人打量着小青年，琢磨道：

“你在那儿住吗？大爷家的？二爷家的？”

“我是他们的外甥。”

高个子的小青年，说着低下头。但显然不是看琴谱。画画的姑娘停了笔，钓鱼的不瞧鱼竿，知了放声高唱。小青年猛抬头，一句紧跟一句，一口气说了下来：

“半碗酱，大舅妈端到自己屋里去了。二舅妈在院子里嘀咕，说大舅家多一口人吃饭，还往屋里搬。大舅妈说二舅家

光二舅一个人干活，说着把酱碗扔了出来。这还得了，两下里都嚷分家了。五间房子，一家两间半。可是五只羊，不能两只半两只半的分呀。舅公断给大舅三只。不几天大舅家的桃树，叫羊啃了。二舅家的羊羔瘸了腿。两家当院里拉起篱笆，连小孩子也不许串门儿。”

小青年骑在石凳上，说得气急眼红，分明心里激动了。老人岔开他的话头，打着哈哈说：

“现在好了，看，篱笆拆得干干净净。”又回头跟画画的姑娘说：“这几间房，跟画儿似的。”

姑娘点点头，她一直没作声。可是小青年还有话得说：

“篱笆早拆了。挖湖那一年，谁都说，这可真是要翻身了。没有谁不想出一把力的。大舅家的哥哥，二舅家的姐姐，拆下几根来编大筐子，第二天，大舅、二舅动手拆下大半边，编大抬筐。两个舅妈把剩下的，拆来烧开水。到了办合作社的时候，两家都说，老百姓都合作了，咱一家还分两家吗？又合到一块堆了。我进城上学，两个舅妈非要我住到他们家去。大舅给我买了把胡琴，二舅马上给我买琴谱。”

小青年说得一本正经。可是大家都笑了，小青年想了想，也笑开了。老人又说：

“小伙子，舅舅、舅妈怎么都换了个人了呢，那是因为走上了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。”

一阵风过，吹动树梢，翻转银白杨的叶子。只见一片绿色中，四处银星点点。早晨金黄的阳光，洒在这些星星上边，四外金光银亮。这龙潭，难道是个埋藏宝贝的地方？粗看有些荒，有些野。细看却见莽苍苍中间，透着五色毫光。老人叹道：

“杨树是好树，我喜欢这种树。有人砍了个杨树墩，搁在

院子里当小凳坐。可是开春，它发芽了。柳树也是好树，你看那边，那块洼地上，叶子像一根根毛的，那是怪柳。有人折了根枝条，当拨火棍使，使上两年了，往土里一插，它又活了。我喜欢这种树。”

钓鱼的胖子脖子短，他一回头，整个身体都转过去了。问道：

“老先生，您对树木，挺行家呀！”

“说不上行家，倒是喜爱。打十几二十来岁，进了林业学校起，就扔不下了，可是那年月，这一行叫人看不起，没正经工作干。偏我不回头，花儿匠，看园子的，看林子的，干什么都认了。就这样也有混不住的时候，象这热天，也摆过沙果摊子，摇着蒲扇，使劲吆喝：一毛钱一堆，一毛钱一堆……”

老人叹口气，不想说下去了。可是胖子还问：

“现在哪儿工作呀？”

“说是可以退休了，可我觉得正在劲头上呢！憋了多少年，这时候全国搞绿化，我能丢得开手吗？你们二位呢？搞什么工作？”

黑瘦子不想回答，红胖子正要答话，只见三个小伙子，都只穿条红裤衩，甩着胳膊，直着腿，绕湖练习竞走。小伙子的屁股，扭得过火了些吧，大家好笑，但走近时，看见浑身的筋肉活动，强壮、紧凑、调和，就只觉得美，不觉得好笑了。钓鱼的黑瘦子，两眼闪闪，说：

“你看那腿肚子，那脚腕子。人物的筋肉，得这么活的呀。”

小伙子们走过北岸，北岸的小树林北边，一层层一排排，站着无数高楼。红的、灰的、奶油色的……还有一片片森林般的脚手架，多少高楼在盖着呀，在盖着呀。有一座楼，明

晃晃全是玻璃窗，好象玻璃棚，窗框门框，油上鲜亮的浅蓝，老人心中一悟，回头指着胖子身上的白灰，说：

“二位是那个楼的？”

黑瘦子先不回答，尖利的眼睛扫了胖子一下，说：

“起早干活了？”

胖子掸着白灰，笑道：

“有年纪了，觉少了。”

老人看见黑瘦子不爱跟生人搭话，偏偏盯着他说：

“我没猜错，二位是雕玉刻石的老师傅。还像是师兄师弟哩！”

黑瘦子没法，淡淡地回了一句：

“他是老前辈。”

红脸胖子摇着头，又因脖子粗壮，整个身体都摇动了。高兴高地埋怨道：

“不敢不敢。国民党时候，我刻了个北海，他说是小河沟，那白塔呢，是‘仿膳’的小窝窝头。后来刻了个天坛祈年殿又成了糖葫芦了。”

黑瘦子跟红胖子，倒是话多得很，爱说得很：

“那都是你挤兑的吧，我没家底儿，省吃省喝地摆上个摊子。你说有他没有我。寻丝觅缝，就在我紧隔壁，也挂上块牌子，我摆出个什么，你也摆出什么来。”

红胖子转动身体，跟大家哈哈笑着，又叹道：

“那年头，谁不得奔生活呀？”

黑瘦子却不罢休，追进一步，又尖又利：

“那几年你生活还可以吧，为的争名，为的称王。”

红胖子不笑了，眼望湖水，好象要望到湖底。一字一字地说道：

“争名也是为的生活。”

老人又觉得有插进来说话的必要了：

“现在可是一块儿住玻璃大楼了，仿佛还在合作个什么大件的吧？”

黑瘦子郑重地说：

“说不上合作，都是他的设计，我跟他学习。不过人物上，他上年纪了，眼睛不好使，我帮着开脸。”

老人叫道：

“别看我外行，也知道画龙点睛难，人物数开脸不容易。这要搁早年间，这个不能开脸，还不叫那个踩到脚底下去了。”

不想这话，把胖瘦两人都说笑了。脸对脸，眼也笑眯了，老人没笑，叹道：

“住大楼倒是小事，你们是明白了为谁劳动，为什么创造。”

胖子笑道：

“老先生是老北京吧？”

老人指着鸟笼，说道：

“拎着这玩意儿，像是老北京，可北京我能知道多少呢？老龙潭倒还差不多。刚才各位说的，都是早年间不好，如今的人心变好了。可是早年间，也有好样的，不过稀少。如今那稀少的，成了普通的东西，这够多厉害。好比龙潭，明朝末年的时候，清兵从内蒙古翻过长城，直奔北京。民族英雄袁崇焕，当时把守在山海关，星夜带兵赶回来，就在广渠门外，截住清兵，迎头杀了过去，算是把北京保住了。他的军部，就设在龙潭一带。当时的崇祯皇帝，是个昏君，难怪后来吊死在景山。他听信了几个里通外敌的太监的话，召见袁崇焕，叫锦衣卫把袁崇焕绑上，下狱。在狱里吃了种种苦头，

折磨到第二年，绑到西四甘石桥斩首。当时的文武百官，没有一个敢吱声的。可是袁崇焕的一个卫士，姓余，夜间破性命背走尸首，埋在龙潭北边，一辈子守着坟墓不走。后来他的子孙，也随着守下去了，一直守了三百多年！后来袁崇焕一个姓张的同乡，在龙潭南边，买下他住过的几间房，改名张园，这才也保留下来了。有年，齐白石还打算在那儿画画，当做借山馆……”

大家没作声，老人又叹道：

“多少人形容过北京，什么样的话全有了。可我喜欢四个字：藏龙卧虎。现在呢，生龙活虎……”

这时，太阳升到半天空了，明晃晃的阳光，把湖上的绿色晒淡了。这种淡绿，不好叫做别的，就是湖色。天空晒蓝了，明亮干净。这蓝，也只能叫做天蓝。放羊的小青年，看见湖西北京体育馆的跳伞塔上，飘下降落伞。蓝天上，一朵花朵似的白云，一朵白云似的花朵，飘飘落地了。小青年小声说道：

“好看。”

老人一抬头，立刻精神振作起来，笑着跟姑娘说：

“把这画上吧。”

姑娘没有回答，一早晨，她还没有说过一个字呢。

老人的兴头不小，又指着远一点的天坛祈年殿，那翠蓝的琉璃瓦，仿佛镶嵌在天蓝的空中，说：

“把那也画上。”

姑娘不出声，比了比手势。大家暗吃一惊，莫非哑了吗？老人仔细打量姑娘，只见圆滚滚的辫子，可头盘了一圈，好像素净的花环。她的眉目神情，静悄悄的。老人琢磨道：

你母亲是唱鼓书的吧？”

姑娘点点头，老人不作声，转过身去望湖水。可是大家望着老人呢，老人忍不住，说：

“她妈好嗓子，厚重，沙甜，这种嗓音，有人叫做云遮月。有回，解放前二年吧？得罪了一个什么霸天，那霸天让她喝杯水，这姑娘当做什么好东西，喝了下去了，嗓子就……”

姑娘紧皱眉头。老人赶紧收住，笑道：

“闲话闲话，也不知究竟。”

两个钓鱼的，也笑着走过来。站在姑娘背后，连声夸那浓浓淡淡全是绿色的画，说是有家传的艺术才能。老人又忍不住，叹道：

“解放，解放，把人从臭水坑里、烂泥坑里、火坑里、坟坑里解放出来了。姑娘，要不是解放，你、我，都是毁定了的。各位，我是个老人，血气不足了。我心里只有感谢，感谢。每天每日，耳闻目见，感谢不完的感谢。”

放羊的小青年，这时才看见羊群走远了。只能在一片绿草中间，看到点点白脊梁。就搂起胡琴追过去，一路咿咿哑哑，拉起不知什么调子。湖上，荡过来一只小船，船上满载的，也是绿草。一个大汉子，把草大把大把地撒在湖上，喂鱼。他听着琴，放声唱起一支歌。这歌没有一个字，只有仿佛滚烫的声音。湖边的人听来，却觉得把心里的千言万语，都给唱出来了。

姐

妹

李婕和李媚大概不是亲姐妹，他们都不记得父母亲的面貌了。李媚连怎样到的保育院也记不起来，后来就把李婕的经历当作自己的故事。其实李婕也只记得一点影子：那天，家里有人叫她上街打酱油，提着瓶子回家时，警报机鬼哭一般嚎了起来。立刻来了日本飞机，投弹、放机枪，身边的房子着了火，有人把她挟在胳肢窝底下乱跑。后来给送进一家临时保育院，和李媚一起，落到一个油黑油黑的胖保姆手里。胖保姆每天指使孩子们喂鸡、洗衣服、劈木柴，没有做完这样又叫做那样，时不时地，油黑的手指头拧住孩子们的皮肉，还转它几转，跟拧螺丝钉差不多。李媚一天不知哭多少遍，但每遍都是抽搭几下就过去了，眼泪未干，就唱起只学会一句的歌子：

大刀，向——鬼子们的头上，砍去！

0

1

0

李婕不哭也不唱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冷淡地、固执地做着做不完的事情。可她也不少挨拧，因为她有一种拗脾气。比方正在扫地，胖保姆叫她去抱木柴，她却管自把地扫利落了。刚抱起木柴，又叫她提水，她总是把木柴抱完再说。

李婕有时拿小拳头吓唬李媚：

“哭死鬼，再哭我也要捶你了。”

有时搂着李媚说：

“有哭的工夫，你不会想办法对付她。”

这样，李婕做了李媚的姐姐。大约过了两回年，日本人打过来了，保育院站不住了，把姐妹两个送给大后方的一个战时学校。名单上写的是李姐、李妹，学校的教员一摇笔杆，改成李婕和李媚。

这学校是一位民主的教育家办的，分音乐、美术、戏剧、舞蹈等组，让孩子们从小就受专业训练。并且让一张白纸似的孩子们自由选择，任性发展。几年工夫，姐妹两个却把几个组都走遍了。头一年学的是美术，李媚抓铅笔、抓炭条，画了许多歪脖子的花瓶、窝窝头似的山景。一年工夫，就会画半边黑半边白的人脸了。李婕的画还要整齐一些，可是她说：

“妹，你怎么知道你画画顶合适呢？”

“姐，画画你还不喜欢吗？我可是画一辈子也不厌，明年还让我们用颜色了呢！”

“咱们转到戏剧组去吧。长大了演戏、拍电影，比什么都好。”

“姐，画画不也挺好。”

“我想着我们两个好像生下来就在一起的，可是现在要分开了，反正我是要到戏剧组去的。”

“姐，那我也去吧。”

姐妹两个在戏剧组呆了半年，排了一出戏。姐姐演个小学生，妹妹演一只小白兔。姐姐是主角，妹妹跑龙套。排演的成绩都不错，可是演出那天，姐姐生了一场气，妹妹大哭了一场。原来小学生这个主角，是AB制的。导演派别人上台，让李婕在后台管提词。李婕把台词本子一扔，冷笑道：

“早知道会是这样的。”

导演向她解释AB制，李婕瞪大眼睛，有条有理地说道：

“别解释理由还好些哩！要说理由，我演得比谁差吗？为什么我是B？我要演得不好，排演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说，不教？难道非得天天晚上找你玩儿，才算得好学生？”

弄得导演答不上来，孩子们都吓呆了。妹妹糊里糊涂穿上小白兔的服装，上了台，看见小黄兔叫狼咬坏了，就伤心大哭。哭得说不上台词，全场鼓掌。

演完戏，李婕说：

“妹，上舞蹈组去。演戏没有意思，有多大的本事，也要看导演的脸子。”

“姐，还是演戏好，这么多人在一间屋子里，一块哭一块笑。我喜欢演戏。”

“演戏不如舞蹈。你没听说全国还没有办过舞蹈班？我们去了就是第一批。”

姐妹两个忽然都十四五岁了，忽然长成苗条的少女。仿佛水仙花，觉着还是一块球根，一不留神，长得绿油油，水灵灵。姐妹两个身边，都有一群男孩子。姐姐爱挑，挑一个随着玩随着上街，过几个月另挑一个随着。妹妹是谁对她好，她就跟谁玩，常常一个晚上跟这个散散步，跟那个唱唱歌，又应约跟别人看月亮去了。男孩子们有时闹意见，她就躲到一

0

1

2